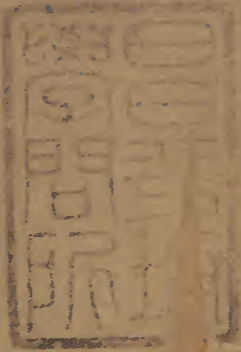


經義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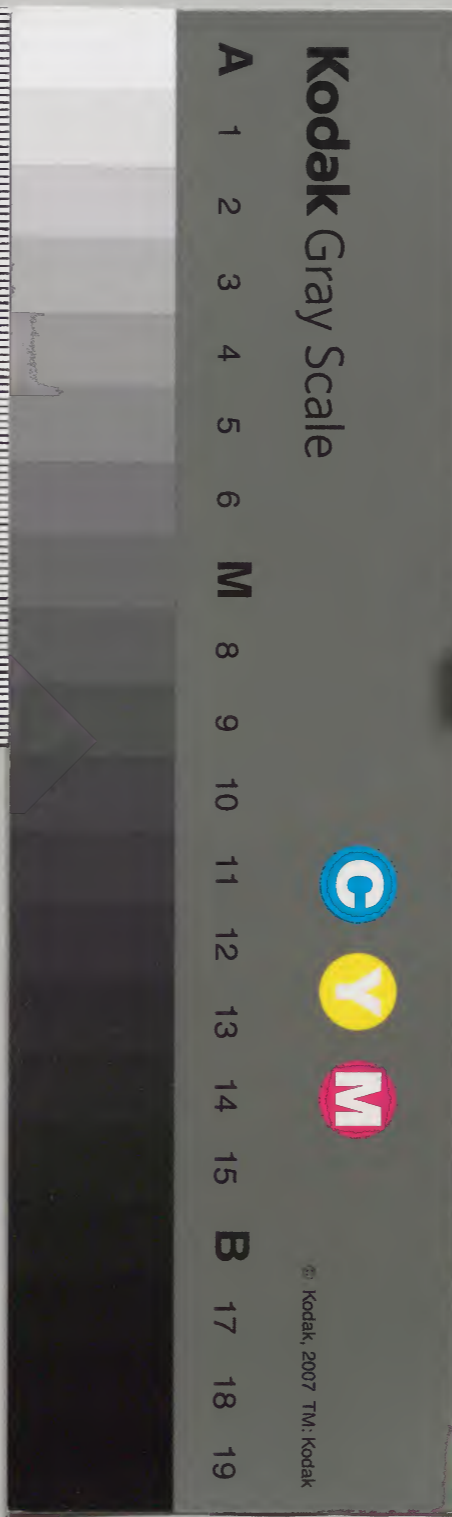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七	三	
六	四	八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九	七	三	漢書
六	四	八	
冊	架	函	號類

百八十四之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73	
冊數	64 (41)		
函號	297	9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四

朱彝尊 編

吳 校

欽定四庫全書

三編考卷之五

欽定四庫全書

武曰皇朝劉向撰夫漢初學於二程伯淳嘗語人曰
此人之學蓋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正哉
子曰吾門者亦多矣而信之篤得之至行芝粟守之固
君子者哉者何乎公序
庚辰歲四月...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劉氏 絢 春秋

通考

十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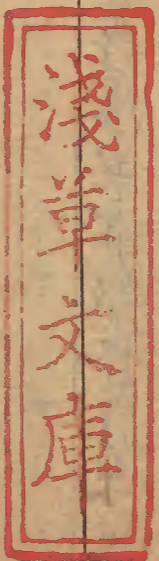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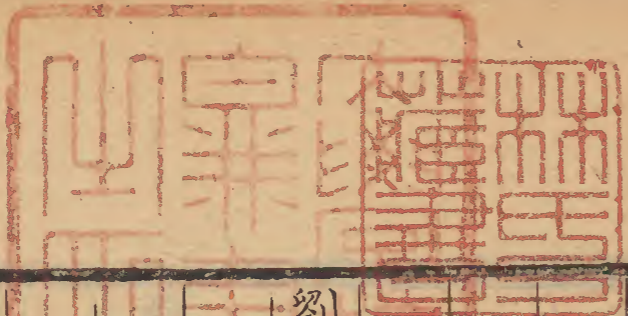
玉海五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劉絢質夫撰絢學於二程伯淳嘗語人曰

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正叔亦曰游吾門者亦多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有李參序

陳振孫曰所解明正簡切



中興國史志絢傳說多出於頤書而頤以為不盡本意更
為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楊氏時春秋說

一卷

未見

蕭氏楚春秋經辨

宋志十卷

佚

胡銓序曰左朝散郎試兵部尚書諸路軍事都督府參謀
軍事呂祉奏禮部牒檢尚書省黃牒三省同奉手詔朕以
寡昧御艱難之統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思聞讜言以輔不
逮乃稽舊章設賢良方正之科而未有應令豈朕菲德不

足以來四方之賢歟抑搜揚之道有未至也朕既遭家不
造熒熒在疚而天成朕躬太陽有異氛氣四合朕甚懼焉
中外侍從之臣其遵俞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
人朕將詳延於廷諷以過失次第施用承天意者臣伏觀
左承直郎新改差判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
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
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羣書歷考前代治亂
多識前賢往行十餘年間所蓄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觀
伏望朝廷更賜審察使候勅旨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劄與呂祉依紹興元年九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具官
胡某詞業繳進右劄付胡某蓋七年六月一日也其既進
詞業即其日除樞密院編修官於是先生歿已數年其學

始大行於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辨喟然嘆謂某是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於某以妄言不可與金虜和議觸宰相秦檜嗔罷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棟觀望朝廷意旨奏徙某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夜無禦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集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而未能卒業然彭費之說駸駸之文皆先生緒餘也某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尺天顏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羣經傳玉旨丁寧有速寫進來之喻儻遂一經天目則先生之學矚然愈光豈特某得以□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鋟板以傳且乞某叙所以固辭不可於是乎書乾道壬辰

陳振孫曰廬陵蕭楚子荆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與其徒馮澥書言蔡將為宋王莽誓不復仕死建炎中自號三顧隱客門人謚為清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佳邦衡志其墓江西通志蕭楚泰和人自漢唐以來春秋專門槩癖於傳楚獨以經授著經辨四十九篇

黃氏類春秋左氏事類

佚

周氏武仲春秋左傳編類

三十卷

佚

楊時作墓志曰公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於諸國俾易覽焉
閩書周武仲字憲之浦城人歷官吏部尚書以朝請大夫致仕

羅氏棐恭春秋指蹤

佚

春秋盟會圖

佚

胡銓志墓曰棐恭字欽若廬陵人武岡軍太守增廣左氏指蹤春秋盟會圖二書有詩文三十卷號不欺先生集

曾氏元忠春秋歷法

佚

江氏琦春秋經解

三十卷辨疑一篇

佚

胡銓志墓曰琦字全叔建陽縣人宣和三年賜進士出身左宣教郎生平無他嗜好獨研究春秋之旨裒古今傳注參校取舍雖祁寒盛暑不少輟者十年嘗述其所見數條就正於楊公時楊公撫書歎曰百世之絕學留心者幾希吾老矣之子勉旃後進有望焉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篇以紹興十二年卒

羅氏從彥春秋指歸

洪

從彥自序曰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人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啟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邪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為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

秋之為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興復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為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為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為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謂垂後世傳無窮真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

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為中國患於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為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以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與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注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刮垢摩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昆陵授學有年盡裒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或覩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郊廓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獲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

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與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注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刮垢摩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昆陵授學有年盡裒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或覩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郊廓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獲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

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

陸氏宰春秋後傳補遺

宋志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撰春秋後傳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鈞游之父

稅氏安禮春秋列國圖說

一卷

存

安禮自序曰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
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
二十四國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盟聘圍滅入孔
子筆之於經邱明公穀發明於傳至今想見其處今掇其
著者附次之

陸元輔曰世所傳春秋列國指掌圖說刊本以為蘇軾撰
誤也蓋稅安禮作

王氏居正春秋本義

十二卷

佚

呂氏本中春秋集解

宋志十二卷 又呂祖謙集解三十卷

存

趙希弁曰春秋集解三十卷東萊先生所著也長沙陳邕和父為之序

陳振孫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崧老胡文定數家而已大略如杜諤會議而所擇頗精却無自己議論

朱子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宋史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從

楊時游酢尹焞遊紹興六年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為東萊先生卒諡文清

按趙氏讀書附志以春秋集解為東萊先生所著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為東萊公而居仁為右丞子學山谷為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為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為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於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

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
即居仁所撰惟卷帙多寡未合而陳和父之序無
存此學者之疑猶未能釋也

謝氏逸春秋廣微

佚

姓譜逸字無逸臨川人舉進士不第以詩文自娛學者稱
為谿堂先生

徐氏俯春秋解義

佚

中興聖政錄紹興三年二月右諫議徐俯進春秋解義至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
威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
刑矣故書名以貶之俯乞編之記注

陳氏禾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統論

宋志一卷

佚

張氏浚春秋解

六卷

佚

李氏光左氏說

十卷

佚

許氏翰襄陵春秋集傳

佚

李綱後序曰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子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內諸夏外夷狄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傳緯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以不泯而後世得以知之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甘石之書則何以仰觀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為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揆之以道索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舍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去甘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陽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者著之篇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發於三傳之所不能言者得而讀之豁然如披雲霧而覩天日之清明燦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以自得之意則與三家者齊驅而並駕也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筆削之餘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何如哉雖不見行事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

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

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義必陷誅絕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欲盡心焉當自此書始

王禕曰泰山孫氏專以書法論褒貶襄陵許氏永嘉陳氏專以書法論世變

胡氏銓春秋集善

宋志十三卷

佚

陳振孫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既事蕭楚為春秋學復學於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張魏公為之序

洪氏皓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程端學曰鄱陽洪皓元弼撰

宇文氏虛中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辛氏次膺春秋屬辭比事

宋志五卷

佚

王氏葆東宮春秋講義

宋志三卷

佚

春秋備論

二卷

佚

春秋集傳

宋志十五卷

佚

周必大作墓志曰葆字彥光吳郡崑山人宣和六年進士
 權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出為浙東提點
 刑獄積官左朝請大夫留意經學尤邃於春秋嘗讀孟子
 彼善於此之句悟聖人作經本旨以為當時名卿有功而
 賢者莫如管仲子產晏子而三人者姓名略不槩見其他
 可類推矣又云聖經如化工造物有自然法象蓋昔人所
 未嘗及者用心三十年乃成集傳十五卷去取是非不措
 一毫私意於其間書成歎吾精力盡於此後當有知我者
 嗚呼庶幾無愧古之儒者矣

陳振孫曰監察御史王葆彥光撰朱新仲為作序葆周益
 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龔明之曰彥光最長於春秋有集解十五卷備論五卷

蔡氏幼學春秋解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四終

卷

蔡元世學春秋傳

龔鼎之曰春秋之書其始於春秋而終於春秋

公之制節也其始多用周禮

朝誅終曰溫宗喻史王裕安其終未諫中惡於新以益

即平烈幾無斷古之制也矣

一臺好意於其間書如燻吾赫以盡於此當亦味非昔

未嘗及於風心三十平以如兼對十五卷其取長非不計

而難非矣又云聖德吹外工盡於有自然去袋蓋昔人欲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十八

胡氏 安國 春秋傳

宋志 三十卷

存

安國自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傳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五

一

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乎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

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

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過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張九成曰近世春秋之學伊川開其端劉質夫廣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說大明

晁公武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

朱子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闔精神又

曰春秋是魯史合作時王之月 又曰夫子周之臣子不

改周正朔

中興國史志安國書與孫覺合者十六七

陳振孫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說為據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與其徒問答及其他議論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為一書

黃仲炎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尊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貴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為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如所謂夏時冠周月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

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為僭哉 又
曰說元年曰體元所謂體元者春秋以一為元示大始而
欲正本也王者卽位必體元以立極使如其說則春秋果
黜周而王魯矣

黃震曰文定說春秋以春為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
也以月為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故晦菴
先生以為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
經不若是之紛更也

黃淵曰胡文定潛心三十年而傳始成然夏時冠周月之
論至今可疑

宋鑑紹興四年夏四月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
乞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以疾辭郡重憫勞之可
從其請投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
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玉海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令
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上之詔獎
諭除寶文直學士賜銀幣傳凡三十卷十萬餘言載孟氏
而下七家發明綱領之辭於首傳外復有總貫條例與證
據史傳及學徒問答二百餘章子寧集錄名曰通旨一卷
熊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顏淵問為邦者然
也至於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為國
史所書之月為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
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
止言殷輅哉

陳櫟曰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
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
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
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
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爲夏
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
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
戌爲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爲異而記之襄二
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
焉足以爲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
蘇州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
雪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註曰冬
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
冬田之狩夫子卽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
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魯雖按夏時之春於卯辰之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
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以次年又書五月
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
註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註云今十二月也
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註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
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
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於春王正
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

以夏時冠周月之理

盛如梓曰春王正月胡文定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菴以為不如此然宗之者衆

黃澤曰諸家說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胡文定諸公是也如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為聖經之害者莫此為甚又曰春秋遵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說亦引商秦為證是不改月之說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按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最害大義於聖經之累不小據所引商秦不改月為證是周亦未嘗改月據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時又云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誤最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註釋縱謬卻不至此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

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
菴之說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又曰
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
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孔子有聖德無其位
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末
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為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
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
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為正此是尊
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為萬世通
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 蔣悌生曰近世明經取士專用胡氏傳蓋取其議論正大
若曰一一合乎筆削之初意則未敢必其然也

梁寅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
康侯之失也

劉永之曰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
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可自為一
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自為
一書焉可也

何喬新曰宋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文定公文定
之傳精白而博瞻忼慨而精切然所失者信公穀太過求
褒貶太詳多非本旨

彭時曰先生平生著述皆有關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為
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
可以訓詁通自左公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舛辭

煩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庸非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邪先生自壯年即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奧義其於挾三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內夏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時與向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詆棄之邪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既絕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為大矣

胡居仁曰胡氏春秋傳多穿鑿文定既學於謝顯道不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又不當不表程子而以為己說也

李養曰宋儒病漢儒好言災異而胡康侯傳春秋往往引用其說如文公十四年有星孛於北斗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康侯之傳何嘗不全用董仲舒劉向之說邪然又不明言也

卓爾康曰胡文定當南渡時發憤著書志固有在中明詞旨激揚或有所過而昭大義明大法炳如日星不可磨滅也

羅喻義曰胡氏誤認天子之事為春秋賞人黜人作許大

舉措及問所黜則滕杞而已此豈天子事邪
尤侗曰胡傳專以復讐為義割經義以從己說此宋之春
秋非魯之春秋也

俞汝言曰胡氏之傳借經以抒己志非仲尼之本旨

何其偉曰春秋晉荀吾帥師伐陸渾之戎書以大之也胡
氏乃曰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猶虜虜以戒窮兵於遠者夫
胡氏當建炎閒以春秋入侍此何時也而猶虜虜焉以戒
窮兵於遠者金人之起海角也遠者也宋未嘗窮兵也胡
為而徽欽北胡為而康王南尋則奔明州走溫州胡氏以
春秋進而輒戒窮兵其君復詡詡曰安國所講春秋吾率
二十四日讀一遍嗟夫惟熟於胡氏之春秋而戒窮兵戒
窮兵而厭兵厭兵而後和議決矣吾不知所謂因事而進
規者其義安在

毛奇齡曰胡氏傳解經之中畔經尤其胡氏傳出而孔子
之道熄矣 又曰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此三代以前皆
改正也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擬議者而胡
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
月乙丑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
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不知商亦改月左傳昭十
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
四月于周為五月是明言夏殷周之盡改月也陳寵曰十
二月地以為正殷以為春是商亦改時也漢律歷志引書
序及古伊訓篇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
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而班固隨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

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
值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
郊祀之時故因祀方明奉先王以配上帝竝非新君即位
改元之始月也若夫春秋之改時月可指數者莊七年秋
大水無麥苗夫秋當有麥苗乎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
月雪也若十月則小雪矣而何書也隱九年三月震電此
正月雷也若三月則啓蟄久矣而何足怪也桓十四年春
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此非春也冬也若果春則
冰泮矣又若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天下無寅月而
冬至者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夫二月春將分矣而日
始南至無是理也乃胡氏不知何據逞其武斷謂以夏時
冠周月致有明數百年盡為所惑夫子月稱正冬月稱春
經傳顯然而云春秋用夏時不可解也至隱公不書即位
胡氏自造一例曰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承國於先君大
夫扳已立而即立之則不書即位隱之不書是仲尼削之
也則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
入何嘗一稟命天子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
定不承昭而三君偏得書即位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
削之則桓之得書將必仲尼褒之矣夫亂賊其可褒乎乃
自知難通於桓即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辭於宣即位傳
則曰一美一惡不嫌相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亂莫
大於善惡混乃以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褒或貶
何所分別吾不意胡氏之學一開卷間即辭窮理屈如此

春秋通例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五

十

宋志一卷

存

胡氏寧春秋通旨

宋志一卷

未見

吳萊後序曰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時光堯南渡父讐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寢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盡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歆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蘄死會夜月出即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間見其解髮脫履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

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儒宗仁甫為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媿乎胡傳之學矣陸元輔曰胡寧字和仲崇安人安國季子用蔭補官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出為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歸安國之傳春秋也編纂檢討多出寧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世稱茅堂先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九

鄭氏樵 夾漈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考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地名譜

宋志十卷

未見

樵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作春秋考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謬古者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為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又有春秋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陳振孫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石氏公孺 春秋類例

宋志十二卷

佚

中興聖政錄紹興初詔鄉貢進士石公孺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孺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瓘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女妻之程端學曰會稽石氏公孺

姓譜字長濡高意不仕高宗詔求遺逸召對稱旨命之官固辭高宗曰卿當為朕勉受一官乃授迪功郎進其所作春秋類例命藏祕閣

李氏棠 春秋時論

宋志一卷

佚

程端學曰蜀李氏棠子思

王應麟曰建炎中李棠專采時議為論一十八篇

任氏續春秋五始五禮論

五卷

佚

高氏閱息齋春秋集注

通考十四卷

未見

陳振孫曰禮部侍郎鄞高閱抑崇撰其學專本程氏序文
可見

程瑛曰公之學蓋欲沿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如言
平王在位日久恬於頹靡無復振起之略諸侯專肆變法
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內平王不可望矣故託始於隱公
及二百四十年之後齊晉又衰政出大夫吳楚橫行中國
不復知有周矣故終於越入吳其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
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其身獲安於朝廷之上書
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於天下愚是以讀公之書悲
公之志然猶幸其書之存也

樓鑰序曰吾鄉四明慶歷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
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於鄉杜先生又繼之講
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其後伊洛二程先生之門得
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粹濟以勤敏
帥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
爭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陞補上舍紹興改元德音
免殿試賜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遴擇名儒為
四方所推服者為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

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於上前擢貳
卿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卒一斥不復家居數年中壽而
歿頃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
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荆公廢春秋之學公獨
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為本又博采諸儒之說為之集注其
說粹然一出於正然猶未行於世也仲子得全知黃州始
取遺藁刻之而屬某以序某生長外家汪氏于公有連雖
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既投閑杜門
屏居略不以事物自撓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此書之所以
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
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
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祕
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為中制
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於隱公以文
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
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
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
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
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詞可謂稱師而知其
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此當屬
之深於春秋者某何人而敢與此黃州言之再四竊幸得
託名於不腐乃勿敢辭公諱閱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
興未有艾也

張萱曰宋紹興禮部侍郎廣陵高閎著其說專以程傳

為本又博采諸儒之論而集為注大旨謂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莫傳立為中制俾萬世可通行故假周以立法而託始於隱公皆推明伊川之意也

浙江通志高閔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進士

鄭氏剛中左氏九六編

三卷

佚

剛中自序曰左氏載春秋卜筮頗詳筮之遇周易者之卦一十三變為二十六无變者三論卦體以明事而不由筮得者八總三十有七卦蠱凡兩書予志欲集為一書久而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見於左氏者各畫其所得象具載事本與筮史之論其有疑渾可加臆說或近世推占之說似相契驗者輒附會其後仍以八宮分卦并逐卦之變體先之共三卷通號曰左氏九六篇庶簡而易求也所集成偶讀元凱書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會汲縣民有發其界內舊塚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藏入祕府元凱晚得見之書多雜碎奇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又別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人名異哉予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疏集同異不可得而知矣紹興庚午正月

韓氏璜春秋人表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中作

程端學曰璜字叔夏潁川人

環氏中左氏二十國年表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列國臣子表

宋志十卷

佚

程端學曰環中字應仲淮陽人

中興聖政錄紹興四年六月

江軍中嘗進春秋年表沈與求奏不當先魯而後周上曰

士大夫著述譌舛容有之中為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

可置之三館

鄧氏名世春秋四譜

宋志六卷

佚

宋鑑紹興四年三月詔草澤鄧名世引見上殿名世初以

劉大中薦召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譜上命為迪功郎

玉海鄧名世上春秋四譜六卷以經傳國語參合援據為

國譜年譜地譜人譜三月引見九月賜出身充史館校勘

姓譜鄧名世字元亞臨川人先是議臣禁學春秋名世獨

嗜之試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乃益研究經旨考三傳同

異往往發諸儒所未及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錄其書以

進遂以布衣上殿賜出身除勅令所刪修官兼史館校勘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八 九

又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

辨論譜說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辨論譜說十篇一卷辨先儒言經傳之失考訂

明切

朱氏震春秋左氏講義

三卷

佚

玉海紹興五年三月詔侍講朱震范冲專講左氏傳震進

講義三卷

范氏冲春秋左氏講義

宋志四卷

佚

玉海紹興中侍講范冲進左氏講義四卷

李氏繫春秋至當集

佚

春秋機關

佚

春秋集解

佚

魏了翁誌曰公字清叔蜀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倉部員外

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郎中太府少卿自號桃溪先

經義考 卷一百八十八 六

生公講學臨篇皆探源尋流取法前古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機關春秋集解經語提要

黃氏顏瑩春秋說

佚

陳氏長方春秋傳

佚

張昶曰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居吳中步里紹興閒以進士終江陰軍教授所著有春秋禮記尚書傳

吳氏曾春秋考異

宋志四卷

佚

按春秋考異陳氏書錄解題云不著名氏錄三傳經文之異者而宋藝文志題作吳曾今從之

左氏發揮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時事為之論若

史評之類

宋鑑紹興十一年六月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廸郎曾獻所著春秋發揮而宜有是命

夏氏沐春秋素志

宋志三百一十五卷

佚

春秋麟臺獨講

宋志十一卷

佚

王應麟曰夏沐撰春秋素志三百十五卷凡三百萬言謂出於元聖素王之志名曰素志又略其文而約說之為麟臺獨講十一卷

句龍氏傳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佚

馬端臨曰夾江句龍傳明甫撰

劉光祖序略曰傳字明甫精於春秋三傳博習詳考又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書小國滅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蓋嗜古尊經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黃氏 叔 春秋講義

宋志五卷

佚

程氏 迥 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佚

朱子曰沙隨春秋解說滕子來朝最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三年便書滕子來朝或以為時王所黜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或以為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皆書子豈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

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卻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春秋顯微例目

宋志一卷

佚

方氏淑春秋直音

宋志三卷

佚

陳振孫曰德清丞方淑智善撰劉給事一止為作序以學者多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著其音蓋古文未有反切為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穎輩於漢書音義可見

畢氏良史春秋正辭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通例

十五卷

佚

玉海紹興十三年正月畢良史獻春秋正辭二十卷詔諫議羅汝楫司業高閔看詳來上特改京官

陳振孫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撰良史為東平留守屬官東京再陷留金三年著此書已而得歸表上之

北盟會編畢良史字少董蔡州人

陳氏知柔春秋義例

十二卷

佚

吳氏仁傑春秋論

未見

洪氏邁春秋左氏傳法語

宋志六卷

未見

徐氏端卿麟經淵源論

十篇

佚

魏了翁志曰武義徐君諱端卿字子長紹興十一年進士

教授鎮江嘗著麟經淵源論十篇

董氏自任春秋總鑑

宋志十二卷

佚

玉海紹興十二年十二月詔董自任上春秋總鑑可采宜處以太學錄之職其書祕省錄進凡十二卷類集本末而為解義

程端學曰廬陵人

劉氏本春秋中論

宋志三十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中著

程端學曰長樂人

洪氏興祖春秋本旨

通考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

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興祖嘗為程瑀作論語解序忤秦檜貶昭州以死

黃震曰浮溪序春秋本旨直謂仲尼復生不能易而末乃歸之興祖可草辟雍封禪之儀則文人之妄意談經其舛甚矣

晁氏公武春秋故訓傳

宋志三十卷

佚

續館閣書目淳熙中晁公武進春秋訓傳三十卷

張氏九成春秋講義

一卷

存

按張氏春秋講義載橫浦集邇英殿進講凡三篇
一曹伯來朝一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一六月辛丑
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海昌縣庠所講二篇一
發題一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又日新錄載翬帥師
一篇

王氏彥休 春秋解

佚

王庭珪序曰王澤竭於不競之晚周然後春秋作然六經
俱焚於秦自漢以來采取古文逸篇往往出於菑川濟南
齊魯諸生之所掇拾惟春秋出聖人之筆時有斷闕要非
後之儒者所能竄一詞也世之為春秋學者其說鋒起解
詁論釋至數十百家類以詞氣相擊排黨枯竹護朽骨徒

為異論以相訾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彼去聖人

千百年之後取其焚餘殘脫之篇益鑿其說以出新意失
其旨矣余崇寧中始遊廬陵郡學是時朝廷方以經術訓
士薄海內外悉用三舍法獨春秋不置博士故鼓篋升堂
無問春秋者惟王彥休以宿學老儒時能誦說而學者終
不暇習彼年復詔天下立學以是經天子之事首尊用之
於是彥休之學久湮沒而近乃出焉若彥休者可謂能守
其所學窮年而不易特未見有入室操戈而伐之者耳惜
其老矣不能以是發策決科編次其書丐余文以冠之

羊氏 永德 春秋發微

佚

括蒼彙紀羊永德縉雲人紹興中進士官本議郎徽州通



判師事呂成公

桂氏績類左傳寰宇志作桂績

十六卷

佚

廣信府志桂績字彥成紹興乙丑進士終浙西運辦

黃氏開春秋妙旨麟經總論

佚

徐氏人傑春秋發微

佚

朱氏恮春秋羣疑辨

二卷

佚

晏穆曰浦陽朱恮師黃山薛大觀大觀善於說春秋能紹

述平陽孫公復遺旨登其門者亡慮千餘人惟恮實得其

要領

柳貫曰浦陽朱恮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觀其所述大槩

本尊王發微

王氏十朋春秋解

佚

周氏聿春秋大義

佚

張氏震春秋奧論

佚

右見章俊卿羣書考索載一篇

鄭氏綺 穀梁合經論

佚

晏穆志墓曰處士諱綺字宗文傳家學以春秋為宗其所
篤好獨在穀梁氏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乾道中賜號曰
沖素處士

揭傒斯曰處士穀梁合經論多發摘微辭

金華府志浦江義門鄭氏起宋建炎迄明正統歷三百餘
年五十四世合居聚食自綺始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終

弟子無錫教 汾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二十

薛氏 季宣 春秋經解 指要

通考共十四卷

佚

季宣自序指要曰春秋魯史之名也史何以名春秋魯歷
之所為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
寅為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加春
於建子而為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為夏四月魯史之作也
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何始於隱公疾始變常也

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於此魯春秋之始也魯春秋之始作於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識於周之太史隱之時也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則春秋何取於魯因也其因何因魯之史以為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為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書其惡直筆以書其事不為褒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褒貶以為傳舍褒貶則無以為傳矣此不知春秋者也仲尼修春秋將以反經之正而還於舊也是故直言以明得失謂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之事屬辭比事莫善於春秋春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可行於當世可示於四方小人憚焉

君子達焉亂臣賊子云誰之不畏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用也指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為好不以棄傳為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

陳傅良作行狀曰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季宣字士龍永嘉人有春秋經若干卷指要一卷

朱子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若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

陳振孫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為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

陳氏 傅良 左氏章指

宋志三十卷

未見

春秋後傳

宋志十二卷

存

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博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公是劉先生做權衡意林等書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師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

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日迴出諸老先生上歛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閒有前後相為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從止齋遊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為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

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為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侯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威王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檇杙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公會齊鄭於中邱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

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二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所以郊為夸引祝鮀之言為證此猶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

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邱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遊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閒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己之

周勉跋曰先生為後傳將脫橐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

已削者可刊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矣惜哉勉從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睽隔函文不果質今訂正猶先生之志云

蔡幼學作行狀曰公深於春秋其發明獨至又以左氏最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削之義

陳振孫曰陳傅良撰樓參政鑰為之序大畧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畧見之

黃淵曰陳止齋欲著後傳於諸生中擇能誦者一人自隨似不草草然謂書王存周未免又落窠臼

何喬新曰陳氏論世變以為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褒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

張萱曰止齋取左傳每段以數語括其大指閔有評駁趙希弁曰春秋左氏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十七卷止齋陳傅良所著也四明樓忠簡公鑰序其前清海崔清獻公與之識其後而刻之維揚郡庠

呂氏祖謙春秋集解

宋志三十卷

未見

張萱曰呂祖謙博考三傳以來至宋儒諸說摭其合於經

者撮要編之

左傳類編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分類內外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采他書

張萱曰中分十九則曰周曰齊曰晉曰楚曰吳越曰戎狄曰附庸皆列國行事曰諸侯制度曰風俗曰禮曰氏族曰官制曰財用曰刑曰兵制曰地理曰春秋前事自唐虞以來左氏所引典故曰論議則左氏傳中論議之文也

左氏博議

宋志二十卷

存

祖謙自序曰左氏博議者為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因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藿從予遊譚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寢就編帙諸生歲時休沐必抄置楮中解其歸裝無虛者竝舍姍黨復從而廣之彙衍四方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覲然忘世哉恥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

習毫愆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為媒
借逢掖以為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鑄或愠而
適或悔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豐矣乎傳愈博
而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裨遂次第其語以諭觀者凡
春秋經旨槩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
者也

陳振孫曰伯恭授徒時所作

陳櫟曰呂成公博議乃初年之作不過以教後生作時文
為議論而已其議左氏多巧說未得盡為正論

楊士奇曰考東萊先生年譜乾道戊子成此書吾家所有
十五卷題曰精選則知其所著非止乎此也

黃虞稷曰世所行東萊博議皆刪節惟正德中刊本二十

五卷獨全

左氏說

通考三十卷 今本二十卷

存

朱子曰伯恭論說左氏之書極為詳博然遣辭命意亦頗
傷巧

張萱曰今內閣藏本傳說四冊續說四冊

陳振孫曰呂祖謙於左氏一書多有發明而不為文似一
時講說門人所抄

左氏博議綱目

宋志一卷

未見

宋志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

春秋講義

一卷

存

黃震曰成公春秋講義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博議之太

刻耳

左傳手記

一卷

存

黃震曰手記視講義稍不衍文

陸氏九淵太學春秋講義

一卷

存

右陸氏講義凡二十二條

陳氏藻春秋問

一卷

存

王氏炎春秋衍義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終

弟子嘉興張 涇覆按

朱子熹興聚 新撰

三義書卷一百八十八

黃安曰成公春秋講義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博雅之士

知

王九炎春秋評義

林

一卷

刺大義春秋評義補不衍文

古刻九精義八二十二刻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技

春秋 二十一

楊氏簡春秋解

宋志十卷

未見

簡自序曰易詩書禮樂春秋一也天下無二道六經安得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為春秋者國俗之所教習也非孔子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不亂者不睹其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即詩之不愚即書之不誣即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也一也孔

子繼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見諸孔子家語而小戴所記乃脫簡於孔子閒居之後閒居之旨已明繼此章為贅此言詩之不愚書之不誣樂之不奢易之不賦禮之不煩春秋之不亂旨猶未白不可無此章以發揮也聖言至矣不可以思慮得也不可以言語索也孔子不得已而有言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顛倒錯亂中而或因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當所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彰明大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費誓周書漢汝二史之詩編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禱杭魯之春秋三史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林氏 栗 春秋經傳集解

宋志三十三卷

未見

玉海淳熙十年六月知潭州林栗著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乞投進十一年十二月上之付祕省

陳振孫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為左氏傳解表上之

王氏 日休 春秋明例 宋志作名義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

宋志四卷

佚

中興書目春秋明例一卷紹興中舒州布衣王日休撰凡十篇通謂之明例又冠以例要例釋例意又有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

左氏正鑑

佚

葛立方曰虛中治春秋學為四傳辨失左氏正鑑紹興初嘗抱其書質於先人文康公文康深許之濡削遺之曰遠類康成發公羊之墨守下卑元凱為左氏之忠臣

趙氏敦臨春秋解

佚

周氏學春秋講義

一卷

存

按周氏講義止及隱公凡一十六條附載蠹齋鉛

刀編

胡氏元質左氏摘奇

通考十二卷

佚

陳振孫曰給事中吳郡胡元質長文撰

盧熊蘇州府志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紹興中進士高第淳熙中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卒贈少師謚獻惠

按宋志有左氏摘奇十二卷不著撰人姓氏當即

是書

余氏嘉春秋地例增釋紀年續編

佚

謝氏諤春秋左氏講義

三卷

佚

陳氏持左氏國類

二十卷

佚

按持字守之金華人官迪功郎筠州高安縣主簿

呂伯恭為作墓志

唐氏閱左史傳

五十一卷

佚

紹興府志唐閱字進道山陰人舉進士歷都官員外郎乾道間為浙東檢察嘗以左氏春秋倣遷固史例以周為紀列國為傳又為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史傳行於世

石氏朝英左傳約說

宋志一卷

佚

左傳百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辨一書未板

行僅存其書於此篇之末其為說平平無甚高論

李氏燾春秋學程氏本義作集注考

宋志十卷

佚

何氏涉春秋本旨

佚

程端學曰涉字濟川

章氏冲春秋左傳類事始末

宋志五卷

存

冲自序曰始冲少時侍石林葉先生為學先生作春秋讞考傳使冲執左氏之書從旁備檢閱左氏傳事不傳義每

載一事必先經以發其端或後經以終其旨有越一三君

數十年而後備近者亦或十數年有一人而數事所關有

一事而先後若異君臣之名字有數語之間而稱謂不同

閒見錯出常病其不屬如遊羣玉之府雖珩璜圭璧璀璨

可愛然不以彙聚驟焉觀之莫名其物冲竊謂左氏之為

邱明與受經於仲尼其是否固有能辨之者若夫文章富

豔廣記備言之工學者掇其英精會其離析各備其事之

本末則所當盡心焉者古今人用力於是書亦云多矣而

為之事類者未之見也冲因先生日閱以熟乃得原始要

終擗摭推遷各從其類有當省文頗多裁損亦有裂句摘

字聯累而成文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小大之事靡不采

取約而不煩一覽盡見又總記其災異力役之數時君之

政戰陣之法與夫器物之名併繫於後讀之者不煩參考而畢陳於目前惜乎先生已沒不及見類書之成久欲鉸板勉卒前功而慮有闕遺載加訂證未敢自以為無恨也姑廣其傳以便童蒙則庶幾焉淳熙乙巳歲沖假守山陽嘗刊之郡庠適會臥疾繼有易地之命卒卒讐校其間多有字畫謬誤題空差失者揭來天台簿領之暇遂加是正復刊之郡庠尚冀有可教者

謝諤序曰諤幼年於諸書愛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窮其本末或繙一二葉或數葉或展一二卷或數卷惟求指南於張本至其甚詳則張本所不能盡往往一事或連日累旬不得要領況掣肘於他書他事則力有不專自長至老應桑蓬於四方辨此者為誰氏近收天台使君章沖茂深書且以左氏事類本末為寄於是恍然見所未見蓋春秋之法年為主而事繫之使君之法事為主而年繫之以事繫年而事為之碎以年繫事而事為之全二者不可一廢紀年也故以事繫而年全紀事也故以年繫而事全事繫年而年全者史法也年繫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乃相為表裏歟初使君由山陽移天台諤久知其政之宜乎民今又知其書之明乎古書之明古所以為政之宜民又豈有二道耶使君欲諤題數字遂以喜於見所未見者報之陳振孫曰朝請大夫吳興章沖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蘊之壻

陳耆卿曰沖霄川人淳熙十四年以奉直大夫守台州

李氏孟傳左氏說

宋志十卷

佚

宋史李孟傳字文授學士光之子也浙東提點刑獄加直
祕閣進直寶謨閣致仕

李氏心傳春秋考義

宋志十三卷

佚

胡氏箕春秋三傳會例

三十卷

佚

周必大曰箕字斗南廬陵人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吉安府志箕忠簡公從子

沈氏集春秋比事

宋志二十卷

佚

陳亮序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
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
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
游夏之徒胡為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
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
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祕書也余讀
之灑然有當於予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
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考此其為志亦
大矣惜其為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

之所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為婺之按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傳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鉅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吳師道曰棐衢人字文約陳亮序以為湖州人陳振孫謂湖有沈文約名長卿不名棐知亮誤也

都穆曰春秋比事二十卷舊名春秋總論宋陳龍川謂湖州沈棐文伯撰為更其名曰比事序而刻之嘉定辛未廬陵譚卿月序則以為著於莆陽劉朔非文伯也蓋譚親見劉氏家本故云

張萱曰宋淳熙閒婺州按官沈棐注前以諸國為類後以朝聘盟會侵伐等類凡事之相同者各為之說

李氏

起渭

春秋集解

佚

劉氏

夙

春秋講義

一卷

佚

真德秀後序曰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為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偽說之亂經著為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子同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

經大指畧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
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
者其深味之

葉適志墓曰隆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之賢曰二劉公著作
諱夙字賓之弟正字諱翔字復之二公治春秋於三家凡
劑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著作釋褐調吉州司
戶臨安府教授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
編修官兼史院編修官除著作佐郎出知衢州

周氏 淳中 春秋說約

六卷

佚

葉適志墓曰淳中字仲古溫州瑞安縣人及進士第乞監
潭州南岳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改知台
州寧海縣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授茶陵軍使乞主
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東安撫司參議官乞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淳熙十六年卒著文集十卷
春秋說約六卷

馬氏 之純 春秋左傳紀事

佚

徐氏 得之 春秋左氏國紀

宋志二十卷

佚

陳傅良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為書謂之左氏
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

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書是已被之絃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已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傳序為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為書至編年則必序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旨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義則別為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為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為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荀二子為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為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為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頽之禍視帶為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閱左氏史與國紀畧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贊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趙希弁曰右清江徐得之所編也自周而下各繫以國又因事而為之論斷

江西通志徐得之字思叔清江人夢莘之弟淳熙中登進士歷任州縣以朝請郎致仕時號西園先生

謝氏疇春秋古經

十二篇

未見

李燾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一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兩家所傳吳士燮始為之注隋志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為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為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修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邱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擯落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惟正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

條惜啖趙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耳余患苦此久矣嘗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為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閒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潼川謝疇元錫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書成旁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余向所謂心以為是者眾未必以為是也亦獨纂例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既心以為是則於證據操舍必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廢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篇不復分為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陸元輔曰謝疇字元錫潼川人

徐氏定潮州春秋解

通考十二卷

佚

葉適序曰昔余為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又自列銘旁曰春秋解十二卷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錄竝藏於家余頗疑之而未克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良悔前銘稱美未極且怪諸子不早示余也蓋箋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

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邱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
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
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然信明
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畧後
詳諸侯羣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
來畫為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
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
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其深於是書者歟雖
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
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予未
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
曰管仲之器小哉夫有齊桓無晉文夷吾為小是春秋不
命霸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
此則苛文密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釐者非歟余恨不及
潮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 又墓志曰定字德操泉州晉
江人解褐授秀州崇德縣尉歷處州台州教授知邵武縣
判太平州知潮州

蘇氏權 春秋解

三卷

佚

閩書權字元中仙遊人從張南軒登淳熙第調梧州推官
終辰州守

陳氏震 春秋解

佚

閩書震字省仲晉江人淳熙進士累官太府丞

湯氏璿春秋要論

佚

盧熊曰湯璿字君寶潭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樞

密國子兩院編修除祕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忤韓侂胄謫

居贛州寶慶初以中大夫直徽猷閣致仕

李氏浹春秋廣誨蒙

宋志一卷

未見

鄭元慶曰李浹字謙善德清人丞相彥穎子以胄監授承

務郎監淮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并之

曰此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唁之浹曰吾既仕矣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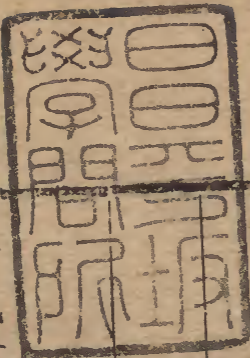
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為遂不復求試博覽羣書尤好左氏

著有廣誨蒙曰眾寶所藏也獵而有之在我矣寧宗朝歷

提舉浙東常平至太府少卿建言忤韓侂胄出為福建運

判二年召還卒

按廣誨蒙一卷西亭宗正聚樂堂藝文志有之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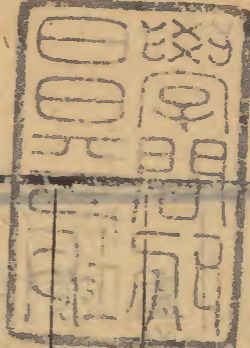
弟子宣城王

襄覆校

夫

國書院字者中晉江人淳熙進士 兼子宜姓王 寒露姓

易氏 春秋要論 卷一百八十八 終



對黃鶴業一卷西亭宗五渠樂堂藝文志有六

併一平召題卒

對舉於東常平至太孤心喉裏言并韓公曾出燕酥其對
善有對鶴業曰珠寶汝難少繼而育之亦姓矣寧宗諱
亦大然出香採目何燕蓋不對求為軒覽奉書大後立元
曰出輝如十必較非如土賺交記之姓曰吾碧出矣對

